

巡回展览派画廊巡礼

巡回展览派
画廊巡礼

巡回展览派 画廊巡礼

李思孝 编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巡回展览派画廊巡礼

李 思 孝 编 著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责任编辑：平 野

装帧设计：李秀玲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84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8027·8793 定价：0.90元

目 录

一	俄国绘画的生日·····	1
二	绘画中的果戈理·····	8
三	在俄罗斯谁最快乐·····	14
四	解冻时节·····	20
五	白嘴鸦飞来了·····	26
六	走出象牙之塔·····	32
七	克拉姆斯科依合作工场·····	38
八	巡回展览协会·····	44
九	克拉姆斯科依·····	50
一〇	伟大罗斯的形象·····	58
一一	革命者的历程·····	65
一二	俄罗斯风俗画·····	71
一三	在暴力事件的背后·····	77
一四	现实的轶事和历史的真实·····	83
一五	女贵族莫洛佐娃·····	89
一六	失宠者的悲剧·····	95

一七	现实生活的美的心理学家·····	103
一八	诗意的光辉·····	109
一九	屠格涅夫式的院落·····	115
二〇	金黄色的秋天·····	121
二一	劳动和报酬·····	127
二二	时代的风貌·····	134
二三	过去的一切·····	142
二四	艺术的“庇护神”·····	148
二五	在前进的道路上·····	155

一 俄国绘画的生日

1835年，一位留学意大利的俄国艺术家，回到了俄国京城彼得堡。由于他在绘画上获得的辉煌成就，人们象欢迎凯旋英雄一样地欢迎他。著名诗人普希金、作家果戈理、赫尔岑都分别写诗写文章颂扬他，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作曲家格林卡，也都承认他的巨大成就的重要性，“伟大的卡尔”成了人们对他尊敬的称呼。在为他举行的一次午宴上，诗人巴拉德斯基朗诵了即兴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带着和平的胜利品，
同自己一起回到故乡；
于是，《庞贝城的末日》
成了俄国绘画的生日。

这位艺术家名叫卡尔·巴甫诺维奇·布留洛夫，《庞贝城的末日》是刚刚使他蜚声欧洲的一幅绘画杰作，它描绘了古罗马城市庞贝，在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喷出的岩浆灰砾埋没前那一刹那间的惊心动魄的情景。

庞贝城位于意大利罗马东南150英里，濒临那不勒斯海湾，座落在维苏威火山南麓的一块平原上。全城被一道筑有七个城门十四个城楼的城墙围绕，城内住有二万多居民。城外密布着柠檬、柑桔、葡萄等林木果园，风光极为明媚绮丽。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以繁荣富庶闻名于希腊。公元前三世纪被罗马占领后，被辟为富人的游乐场所。同市政厅、商会会所、官邸、庙宇和公共广场并列的，是各种酒馆、剧场、店铺、赌窟、妓院和住宅、别墅，它们多镶有彩色玻璃和壁画，饰以青铜或大理石雕像，雄伟壮丽，豪华备至。可惜，它北边那座海拔 4189 英尺的维苏威火山，在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的一次大爆发，喷射出的火海似的岩浆和冰雹似的火山砾，把全城整个埋没，于是，这座古罗马名城便从地球上消失了。

当 1748 年这座遗址被偶然发现时，在它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厚达 18 英尺的硬壳和六英尺的土壤。从那时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掘，这座被“冷藏”的坟墓似的城市终于重见天日了。顺便提一下，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拿破里王的妻子加罗琳女王，也就是有名的拿破仑的二妹，由于热衷于文物古董，对庞贝的发掘作出了很大贡献。

布留洛夫，一位俄国艺术家，怎么会想到描绘庞贝城的毁灭呢？

原来布留洛夫的家庭祖籍法国，这个家庭改信新教后，为了避免迫害便从法国侨居俄国。布留洛夫于 1799 年就出生于这个新教家庭，他的祖父是应聘到俄国帝国瓷器厂工作的雕刻匠，父亲也是一位雕刻和绘画的著名技师，后来成为俄国美术院士。羸弱多病的布留洛夫，从小就在父亲的严厉的监督和教导下学习绘画。这个循规蹈矩的教师，为了教育孩子，常常施以刑罚，他的一记耳光曾使布留洛夫的耳朵变聋。可怜的孩子十岁就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又度过了又一个辛苦流汗和勤劳耕耘的十年，曾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获得二级和一级金质奖章，并于 1822 年作为津贴生，被保送到意大利罗马学习。他的艺术天才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一件事上

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在他去罗马前夕，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这个有着法国血统的年轻艺术家的姓“布留洛”后面加上一个俄国字母，使它变成了俄国名字，就象他自己血管中有着德国血统，现在却成了俄国的沙皇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典文化的摇篮和美的王国里，布留洛夫先是学习雕刻和绘画，后来大部分时间临摹拉斐尔的珍品，先后创作了《意大利的早晨》、《意大利的晌午》和《骑马者》等作品。与此同时，由于一个机缘，他开始了未来绘画《庞贝城的末日》的构思。

那是他28岁的一天，他参观了庞贝遗址，看到了它的房屋住宅，别墅院落，桥梁街道，花园浴室等建筑以及各式各种死亡人体的痕迹。从这一片废墟，可以想象当时灾难降临时那种巨响轰鸣，红光闪耀，山崩地裂，建筑物倒塌，人们惊慌失措地躲避奔突……等等可怕的景象。

那一天，同布留洛夫一起参观的，还有俄国驻佛罗伦萨大使的儿子阿·捷米塔夫，他出生在一个富裕阔绰的乌拉尔矿山主的家庭，他本人也以慷慨大度而闻名。他既能在法国的每周杂志上发表有关俄国的文章，又能捐献十万卢布的巨资，在彼得堡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养老院。当他同布留洛夫参观完庞贝遗址，在那不勒斯郊外散步时，布留洛夫向他叙述了看完遗址后产生的描绘这一历史悲剧的打算和绘画构思。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捷米塔夫，毫不犹豫地就预订了布留洛夫的绘画。

从1830年起，布留洛夫开始了这幅画的创作。当时，勒东的小说《庞贝城的末日》还没有问世（它是在1834年出版的），画家所根据的唯一文字资料，是这次大灾难的目击者小普利尼给历史学家塔西图斯的两封信。这个十七岁的学生，

同他舅父博物学家老普利尼住在庞贝对面的米赛努姆，中间隔着那不勒斯海湾。他描写他隔海遥望到的情景是：“一朵非常大的烟云，形似伞状松，出现在地平线上，熊熊烈火在燃烧，火光在天色幽暗中显得更加灼烁。地震频仍，房屋相随摇晃，可是我们害怕到外边去，因为屋外一块块燃烧着的浮石有如阵雨急降而下。”

布留洛夫在详细研究了历史的和考古的有关资料，完成了多幅素描和草图以后，才正式进入创作。1833年，题为《庞贝城的末日》的画完成了，呈现在画面上的也就是作者当初想象到的那个景象：红光映彻了远方的半面天空，在雷鸣袭击，熔岩横流的灾难面前，有人掩耳而逃，有人仓惶呼救，有人不知所措，有人罹难毙命……，三十多个形象的不同际遇和情态，仿佛是古庞贝城二万人遭遇的缩影。还有那铅一样沉重的阴霾，破裂的房屋建筑，从台座上倾倒下来的大理石雕像……，足以描绘出末日来临时那种恐怖而又悲惨的景象。

此画在罗马引起了轰动，大批的罗马居民，俄国和外国旅游者，簇拥到布留洛夫的画室中来。意大利浪漫主义者瓦勒捷尔·斯考特深感惊异，米兰美术学院给作者寄来名誉院士的文凭。画先后在罗马、米兰、巴黎展出，都获得成功。最后，被运到了圣彼得堡。作者本人也在访问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后，回到了俄国。沿途在奥德萨、莫斯科等地都受到了特意安排的热烈接待和欢迎。

说《庞贝城的末日》是“俄国绘画的生日”，显然是溢美之辞。但是，不能不承认，它是俄国绘画发展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悲剧性的主题，戏剧性的情节，它的高度的历史真实，精湛的艺术技巧，特别是构图的大胆，色彩的鲜艳

等，都使人耳目一新，成为人们称赞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俄国绘画正在从刻板、僵化的学院传统题材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向新的领域开拓，这幅画就表现出了它与当时欧洲尤其是俄国现实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

布留洛夫是以表现“理想美”而闻名的，但他选择的题材却是悲剧性的。自然，这个题材本身，如果戈理所说“属于我们世纪最完美的趣味”。它在悲剧性的场面中，仍然表现了人类两种感情的鲜明对比：一种是纯真的高尚的感情：母亲以她特有的母爱搂护着自己的女儿；父亲用斗篷掩护自己的妻室儿子；儿子也从地上搀扶起老母亲，或用双臂把父亲挟走；新郎紧抱着失去感觉的娇妻；甚至那个把颜料箱举在头顶的年轻艺术家，还能镇定地观察四周的一切，仿佛要当这场灾难的见证。与此相反，也有人在濒临死亡前夕，仍慌忙收集撒落在石阶上的各种珍贵物品，利己主义的卑贱感情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但是，这一切都被艺术家赋予美的形式，象果戈理说的：“他的人物，在一切恐怖的条件都保持自己姿态的美。”

赫尔岑说过，判断艺术作品，不能离开它的“民族基础，甚至历史的民族基础”。他自己就是这样评论《庞贝城的末日》的。他说：“一个在彼得堡成长的艺术家的，为自己的画笔选择了使庞贝城的人们毁灭的野蛮的、横暴的力量的可怕形象，这是彼得堡的灵感！”“彼得堡的灵感”这是伊索式的语言，它实际上是说艺术家的创作是同彼得堡——尼古拉专制制度这一“毁灭人的横暴力量”相联系的。

的确，布留洛夫虽然生活在美的王国，喝着特列威（罗马大理石喷泉）的甘美的泉水，但他毕竟是从压迫人的和野蛮的专制政治“彼得堡气氛”中生长起来的艺术家，他离不

开那时欧洲和俄国的动乱不安的现实。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欧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连串的地震和火山爆发：封建君主专制的波旁王朝覆灭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迭代而起。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曾把整个欧洲拖进灾难的深渊。作为这个战争结果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和神圣同盟的建立。但是，封建制度的这种回光反照，不可能是持久的；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作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演习，给全欧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趣的是，甚至在这次革命之前，在“欧洲宪兵”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这个最顽固的封建堡垒，首先响起了革命的春雷，这就是1825年12月14日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起义的参加者或是被推上绞刑架，或是被茫茫的西伯利亚所吞噬。

这就是布留洛夫创作《庞贝城的末日》的历史背景。谁能说，他的画只是单纯描绘历史陈迹，而没有现实内容？他的画同现实之间仅仅是某种无意的暗合，而没有自觉的寓意？赫尔岑说：“奇怪的是，这幅画的题材，超出了悲剧的特征，——斗争本身是不可能有的。一方面是野蛮的、不受限制的暴君统治，另一方面是所有面临着的无出路的悲惨的死亡。”其所以如此，大概是果戈理说的：“我们的世纪大概由于自己感觉到了自己的可怕的崩毁，所以就竭力把一切现象都连结成一团，抽出全体都感觉到的严重的危机。”

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回到俄国的布留洛夫，尽管享受着极大的荣誉，在肖像画和历史画方面又获得新的成就，过着自由任性和眼花缭乱的生活，但他最后还是回到意大利这美的王国去了。也许，用另一位著名俄国画家基甫林斯基的话说，当时“涅瓦河水对大理石是有害的。”这又是

一句伊索式的语言，但是人们知道它包含着什么意思。

1852年6月11日，“伟大的卡尔”在罗马溘然长逝。但是，俄国绘画从他开创的那个“生日”起一天天成长壮大，繁荣发展，终于结出了世界艺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硕果奇葩。

我们就从这个“生日”开始，回溯巡回展览派——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现实主义艺术流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二 绘画中的果戈理

恩格斯曾经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意大利诗人但丁为标志的。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我们也可以说，布留洛夫在俄国绘画史上也是新旧交替的一个标志。在他以前的俄国绘画，从内容、题材、风格以及表现技巧等方面，一般都没有超出为封建贵族服务的狭小圈子。在他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用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布鲁宁的话说，“已经有太多的卑贱成分侵入艺术”。他所谓的“卑贱成分”，是指同“生活的诗意”相对立的“生活的散文”。那里没有上流社会富丽豪华的客厅，没有披金挂银的舒适的四轮马车，没有珠光宝气风姿翩翩的贵族太太，也没有圣母马利亚受胎，圣婴耶稣诞生等“圣家族”生活的描绘。那里有的是俄国日常生活的粗劣和庸俗的画面：大腹便便呆头呆脑的农奴主，不学无术傲慢愚蠢的沙皇官吏，穿着厚呢大衣和裘毛暖筒的狡猾的商人，善于饶舌的老太婆，滑稽可笑的杂耍演员，半饥饿的大学生和完全饥饿的没有开化的庄稼汉……。人们把这叫做“荷兰小绘画”，其实就是俄国绘画中现实主义因素已经出现的显著标志。当人们考察这个现实主义流派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它的一位带头人——巴甫拉·安德烈维奇·费多托夫。

1835年，当满载盛誉的布留洛夫回到彼得堡后，禁卫团

芬兰军团狩猎连的一位年方二十的年轻军官去拜访他。这位军官脸面黝黑，身体瘦削，看样子自小过得很贫困；但却头发粗短，精神焕发。他带来了他创作的多幅素描画，描绘的是他们军团的同事和小街僻巷普通人民生活的场景。他告诉布留洛夫，他喜欢“冬宫美术馆”的“小荷兰人”，喜欢英国人霍加斯和法国卡瓦尔尼的讽刺图画，他现在正在上美术学院的素描班，想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艺术事业。

“好，继续工作吧，我的朋友。”布留洛夫看了他的画后说：“在你的素描里看得出天才。但是，军人的服役却不能放弃，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每个人都需要一块可靠的面包，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个年轻军官，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著名画家费多托夫。

费多托夫1815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九级文官的家庭，在莫斯科第一武备中学学习七年后，在彼得堡禁卫军芬兰军团服役，1834年成为军官，并开始到美术学院素描班学习绘画。他非常热爱绘画，想以它为终身职业。但他还是听从布留洛夫的劝告，继续服役，直到1843年服役期满。在这期间，他没有放弃他的献身艺术的理想，他持续不断地描绘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一切：军团战友，军事野营，官吏，商人，贵妇人，警察局长，马车夫，女裁缝，艺术家，工场工人和其他许许多多五光十色的城市人民的生活。他把这叫做“向生活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绘画观点，他说：“在作坊里我的劳动只有十分之一，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街上和别人的家里。我向生活学习，我劳动，我用双眼去看；我的题材散布在整个城市，而我本人应该去寻找它们。”在沉思地观察和描绘这个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时，他第一个

在俄国绘画中确立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他对俄国绘画发展的贡献即在于此。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开始，他得到一位善良的德国教授邵叶尔威德的支持和指导，这使他最初成为一名军事画家，但很快就转向风俗画，靠着为《讽刺之页》作插图和设计所赚得的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十二年的岁月过去了，费多托夫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他朝思暮想的愿望得以实现。1846年秋，在学院举办的绘画展览会上，展出了他的《新得勋章的人》。这幅画描绘一个愚蠢的戴着包发纸的睡眠惺忪的官员，在宴请他的朋友之后，站在堆着残羹剩饭的桌子旁边，用手指着别在自己油腻的长衫上的勋章，骄傲地向他的同居者女厨子吹牛，而女厨子却不买账，面带讽刺和嘲笑，随手捡起破旧的长筒靴子，在他鼻子尖上晃动。

这幅画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连那些学院教授也不得不表示慑服。

被心脏衰弱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布留洛夫，此时正准备自己的疗养旅行。当他得知这一消息，他先是吩咐把这幅画带到自己的住宅，然后把作者邀请到自己家里，这是他同费多托夫的第二次会见，他向年轻的作者说：

“祝贺你，你战胜了我。”

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意义的公正的声明，它预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俄国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将要战胜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传统的学院派。

不过，应该补充一句：这只是一个初步胜利，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

果然，仅仅过了两年，费多托夫就以他的另一幅名画《少校求婚》而震惊画坛。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场面：少校来到商人家里求婚，如同投石惊开水底天一样，给这个平素悠闲而懒散的家庭带来了一片慌乱。商人夫妇受宠若惊，女佣人更是惊慌失措。画面中央，商人的女儿害羞地向内室跑去，母亲抓住女儿的后裙，紧跟不舍。右边是向心满意足和有点茫然失措的父亲通报贵客到达的媒婆。左边是聚集在房间深处的仆人和家人，在那里，摆着有小吃的饭桌。只有那位少校怡然自得，他搔首弄姿，动作轻佻，倚门而立，得意忘形，同屋内慌乱的一团恰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少校，一定是个轻浮的纨绔子弟，他在荒唐地挥霍掉自己的钱财之后，向商人攀一门亲事，是可以理解的。而醉心贵族的商人，也想通过同贵族军官联姻，加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这里所揭示的是当时俄国社会富有特征的现象，不过，画家是以其辛辣的讽刺笔触来表现的，它是如此地充满喜剧性，使人想起果戈理的《求婚》。

难怪人们把费多托夫叫做“绘画中的果戈理”。

当然，这决不仅因为他们在表现题材上的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同属于一个阵营——批判现实主义流派。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全部俄国文学出自果戈理的小说《外套》。这话未免有些夸张，但果戈理对俄国文学和艺术的影响，的确是很显著的。费多托夫《新得勋章的人》中的官员，就使人想起《外套》中的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他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中的小官吏杰渥式庚的原型，他们都是彼得堡的低级官员，照果戈理的说法，“女厨子给他们洗长筒靴，却没有人派他们去取票证”。他们精神世界的空虚，特别表现在当彼得堡灰色的天空完全黑暗的那一时刻，他们没有福气去上剧场或追逐妇女，只能同一些贫

寒的朋友聚集在带有穿堂或小厨房的小房间里，玩弄惠斯特（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嘴里咀嚼着小面包干，呷着玻璃杯里的茶，吸着烟袋里的烟，传布着从上流社会带来的某些谣言。当他们这样胡闹一通之后，也许就会出现同女厨子对骂的那种喜剧性场面。

但是，费多托夫不仅是个讽刺家，在他的艺术里，明显地感觉到抒情的成分，时而响起悲剧性的音调。1851年完成的《小寡妇》就是这样的作品。一个年轻、美貌、娇弱的少妇，刚刚失掉了自己的丈夫，正处于茫然无主、一筹莫展的困难境地。她没有任何生活的手段了——房间里所有的什物都因债务而被债主封存，这些债务是丈夫活着时欠的。房间里阴暗、朦胧、冷落、凄凉，只有椅子上颤抖的蜡烛在孤独地燃烧，微弱的光线照亮了倚在阴暗角落里侧垂着头满脸忧伤的少妇的脸面，它是如此地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响彻着对妇女的无权和悲剧命运的多么激烈的控诉和抗议！

另一幅未完成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描绘一名被遗忘在乡村宿营地或偏远的外省城市的军官，也是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在一间肮脏贫困的房间里，在一条长凳上懒散地躺着一名漫不经心玩弄着一只小狗的军官，桌上燃烧着残烛，在墙壁和天花板的阴暗中徘徊着不安的影子，透过小窗可以窥见到外面萧瑟肃杀的冬天的景象。这幅画揭露了沙皇制度对人的理智和精神施予的那种无情的影响。

费多托夫创作中的悲剧调子，很大程度上是同俄国社会生活中反动因素的加强紧密联系着的。同时，这也是艺术家个人命运的自然反映。长期的贫困、不幸和艺术上不被人理解，紧紧伴随着他。他自己越来越陷入绝境，他热爱着的父亲和妹妹也越来越难以赡养。想当初布留洛夫关于“一块可